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

六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七

宋朝文

謹習疏

司馬溫公

此書說禮與它人說禮不同援据的當措陳明白誠篤懇切可以見此老愛君愛國之心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無它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衣冠於今之世則駁於州里矣服今衣冠於古之世則戮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

日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俗之情安於所習駁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董崇漸漬謂之化淪胥垂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其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復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

管之運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  
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  
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者  
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  
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  
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  
平公之出曾子服回如晉還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  
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實為常能無卑  
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  
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  
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  
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  
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  
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  
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  
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  
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  
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  
君不以為耻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  
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辱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  
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旌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  
其久也則衆庶責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

為非義是以在上者惴之焉畏其下在下者睽之焉伺

具上平居則酒食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鉞

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

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

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

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

知天下之禍亂生於無禮也於是神武聰明躬勤萬機

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攝服矣

於是剗削藩鎮各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

之柄擊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

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

侯之分明而悖亂之源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

鎮負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

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郡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

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

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序正而紀綱立矣於

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

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

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掃九州以陟禹

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

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

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慄守而

勿失者也臣切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而不決變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奸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于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已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軍州向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二厥攸灼叙弗其絕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二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已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謹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輩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

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

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

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

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備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

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情保庇羸老使之

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言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

笑靡所不至於是上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

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

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

怨怒聚於吾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

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

征西將軍張彞子仲瑀上封事引此事尤切武人不預清品

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彞第殺彞父子官為收捕凶強者

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

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

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

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九即切讀至此豈不感動以變衰唐之俗而

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

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

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

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熙所臧否之為患大

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  
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  
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或情重法輕可  
殺可徙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  
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  
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  
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  
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  
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  
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  
衆嚴整者當重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  
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  
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  
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  
尚南山而坐平原也

諫院題名記

司馬溫公

首尾三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職守  
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  
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  
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  
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



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 真宗詔  
置諫官六負責以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  
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  
而議之曰謀也忠某也諫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保業

司馬溫公

議論純厚文字切當當與無逸篇參看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  
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  
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  
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  
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  
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  
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  
也於是其有驕遺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恭極侈神怒  
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  
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  
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  
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  
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  
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  
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初王莽  
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

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重阜  
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  
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  
構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  
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  
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  
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疴囊以爲子孫  
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肅代以降方鎮跋  
扈魏令不從朝真不至各爲君臣實爲讎敵咬夷衰微  
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  
成又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  
骸成立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幾希於是 太祖皇帝  
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  
掃滄海宇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  
太平之基大勲未集 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  
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  
所息者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  
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 國家  
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  
平之世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  
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  
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

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勩勞致王業之不易授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與吳相書

司馬溫公

深切著明

光愚顛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以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元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時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願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踈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切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洶洶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虛文以刻意為能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亮察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

公聰明豈得不聞之耶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實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括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蠶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蟲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怡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嘗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疋尾羽蔽口瘡終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牙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陷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盜多逢蠱蠱有毒則切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還棧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教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六此五者而不先別利

害以竊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竊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常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惟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政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返堂之場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丙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

智伯論

司馬溫公

議論確的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德者才之帥也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罕崇矜矜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無一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善者無不至矣小人挾才以為惡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逐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耶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踈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慶曆兵錄序

宋景文

序事有法能繁而不亂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即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強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脫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公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彊臣其弊勢倖則疑力寡則隨故借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姑息嚴法度故群下逞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末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劉五姓余亂一天下之權借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

眾固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諫馬卒

之銳而票者充之或挽彊或蹋張或戈水軍或突騎或投石擊

刺故處則衝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

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

參屯故車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

游而墮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事專

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管有常廩有橫賜四曰民兵

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

壁關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與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

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師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

所以維萬方愴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曆五年

今參預貳卿濟陽丁公以壯猶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

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几閭非其有紀公乃搜次首

末鉤考織微撥其攻守戰者為禁兵民兵錄五篇合羣

曹所分摘諸條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伴之區

處戢如也彌眾而易見愈詳而不繁雖五符猥并邊贊曲

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惟而判蓋簡精之次

要蒐乘之總凡錄成乃上於官且俚序作者之意謹按軍

篇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

別錄示有尊也餘軍不載畧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

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取機有不周歲推或欽

台曝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啟

宋朝文

畫舫齋記

六一居士

文字宛轉以見出險而不忘險之意且言前日之險亦以仕宦自取之爾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其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普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

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物所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仕宦商賈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没波濤之洶歟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



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  
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  
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  
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  
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  
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其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  
故具以告因以置于壁

相州書錦堂記

六一居士

文字委曲善於形容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  
之所同也蓋上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

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

駟馬旗旌導前而駉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

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

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上得志當時而意

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

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

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

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回護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

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

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相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

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

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書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醉翁亭記

六一居士

此文所謂筆端有畫又如累疊階級一層高一層逐旋上去都不覺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茂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

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  
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  
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漁肥醲泉為酒泉  
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  
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  
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  
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  
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  
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方陵  
歐陽脩也

論狄青

六一居士

曲盡人情事體當時歐公只是為龍圖閣直  
學士而已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取  
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茲究  
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  
人皆未知而有一人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  
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  
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  
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  
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

巷道路而獨不以告 陛下也其故何哉蓋不以事伏

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 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

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

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

便今三四年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

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

其進用言我軍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

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

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畧招討常

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

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

知青所為當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

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

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翁

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其稱說且武

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

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

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

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

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

誡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 陛

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

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此雖自  
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  
必皆其本心所為自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  
患於未萌爾故言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  
陛下蚤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  
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耳若如外人眾論則謂青  
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  
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辦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  
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此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  
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  
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  
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  
而流議漸消則其節誠明可以求保終始夫言未萌之  
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言又無及矣臣官  
為學士職既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係安危臣愚不敢  
自默

論日曆

六一居士

可以見本朝典故及前後作史訟襲之失公  
為史官而議論如此真得史官之職者也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  
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  
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

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大臣撰時政記選二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近年以來負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自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備錄惟書除日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取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幾於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終始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日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敗一作王則之類其敗其職坐

其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沂日  
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皆備書之所以  
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  
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  
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  
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  
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  
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  
齊足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中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  
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跡內有不勤其事隨官失職者奏  
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  
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違滯許修  
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  
有所會問諸處不書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  
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  
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  
之職事不敢不言

上范司諫書

六一居士

此文出於韓退之諫臣論之後亦頗祖其遺  
意而文字無一語一言與之重疊真是可與  
爭衡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智

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此是為善實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

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

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踰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

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

祿或司功字亦後易不得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

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亦此行之諫官可言

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朝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非分見得如何有此語句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

宰相曰不然坐乎坐立兩字亦德然有尊卑之辨南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

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

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

官卑行其言至前言道一職說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

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此有重亦任天下之

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

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於簡

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無起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

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

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

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

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

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

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之夫也竊感之豈洛之士大



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此之時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令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感則幸甚

祭丁元珍文

六一居士

譏貶雖近乎太過然一時之毀譽決不能掩千

古之是非觀此文然後知枉之語為有味也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  
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  
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  
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如蠅矢點彼白玉濯之  
而已小人得志鬻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  
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柏黷孟軻之道愈久彌光  
名尊四方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姦愚經  
營一世殆榮華之消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  
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  
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  
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  
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  
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秋聲賦

六一居士

模寫之工轉折之妙悲壯頓挫無一字塵瀟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  
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  
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曰此  
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  
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

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  
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  
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葱籠而  
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  
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刑官於時為陰又兵象也  
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  
物也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  
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  
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之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  
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  
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溘然丹者為槁木黝  
然黑者為星星柰何其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  
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  
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祭蘇子美文

六一居士

卓犖俊邁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  
屈龍蛇風雲變化兩電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  
遭之心言其晦明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觀百里山川  
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可可恠  
耶嗟吁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  
窮達之際金石之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惟

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  
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  
其間得失不待較量矣子美來舉予觴

峽州至喜亭記

六一居士

不言蜀之險則無以見後來之喜不言險之不  
測則無以見人情喜幸之深此文字布置  
斡旋之妙

蜀於五伐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  
於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  
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  
被于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

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  
傾折回直悍怒閩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  
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  
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  
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  
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  
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  
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  
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平夫以  
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  
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必

之其心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簡易詩所謂愷悌君子  
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  
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  
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迂齋先生標註宗古文訣卷之十八



